

两千年多前的历史真容再现
一段至今才予示人的真实冒险经历

深度远航

——消失的古船队——

SHENDUNIHANG

花满城◎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深度迷航

——消失的古船队——

SHENDUMIHANG

花满城◎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度迷航：消失的古船队 / 董晓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2.2

ISBN 978-7-229-03970-7

I. ①深…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2267 号

深度迷航：消失的古船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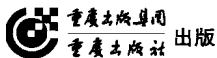
SHENDU MIHANG:XIAOSHI DE GU CHUANDUI

董 晓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罗玉平

责任校对：杨 婧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6.25 字数：208 千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970-7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小说与剧作本是一线之隔，皆讲究叙事新奇。

《深度迷航》这本小说描写的事件之奇，立意的角度之新，让人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想必作者前期一定翻阅了许多资料，这其中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志怪神话，人文地理等等。古人把小说称作“传奇”，“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倘若这类故事，成百上千的人早已见过，那就无需去传扬了。人唯求旧，物唯求新，那些久远的奇人奇事，传说故事，经作者的审美创造，重获新生，最终成就了这部小说。

作者在循序渐进中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神秘诡谲的世界，他带给读者或紧张，或快适，或急迫，或期待的种种情感体验，有时甚至仿若身临其境，犹如观看电影一般，有着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加之紧密流畅，环环相扣的情节，或许会让读者忘记是在欣赏电影，还是在阅读小说。引用前人这样一句话“艺术就是一种有意识的把自己体验过的情感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情绪所感染，体验到这些情感的人类活动”。如此来看，本书的作者做到了，他着实传递给我们一些东西，唤起人心里或多或少的一些共鸣，这种共鸣可以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的会心一笑，也可以是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事件的啧啧称奇，更可以是透过神秘的表象世界而对人心深层的挖掘……

作文之事，贵在专一。作者身为戏剧学院培养出的学生，期待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兰晓龙

辛卯·秋

引 子

公元前219年，当时的著名方士徐福向秦始皇上书称，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那里住着懂得长生之术的神仙。此时已经一统天下的秦始皇，生平之志皆已如愿，唯有寿命之事常挂于心。听闻长生之说，龙颜大悦，遂派徐福率领八十五艘大船，载着三千童男童女，前往仙山求取灵药。徐福一去数年，寻觅未果，最后悄悄返乡隐逸，以为就此躲过一劫。

但天不遂人愿，千古一帝记挂之事岂可轻拂。公元前210年，始皇帝派遣兵将至徐福处，将徐福拘到咸阳。惊惧之余，徐福声称，蓬莱仙山确有灵药，但出海之时遇大蛟鱼阻拦，所以不能到达。秦始皇寻药心切信以为真，当下亲率将士，准备了强弓劲弩，出海捕杀蛟鱼。海船由琅琊启程，航行数十海里，经过荣成山，再前行到芝罘山时，果然遇到一尾大蛟鱼。秦始皇当即命人将其射杀，大蛟鱼中箭而死，沉入海底。至此，秦始皇终于放下心来，再次耗费巨资，派遣徐福重新出海寻药。就这样徐福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船队出发了，然而此去却再无消息。早已疾病缠身的秦始皇未能等到徐福寻回仙药，当年就病死在了沙丘。一代天骄就此陨落，享年只有四十九岁。

徐福等人到底有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长生药？他们究竟下落如何，是被吞没在了大海的滚滚巨涛中，还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定居在了“平原广泽”之地？总之，一行数千人就这样神秘地消失在茫茫海上，成了一个疑云围绕的千古之谜。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会与这个故事扯上关系，卷入一次诡异离奇、惊骇莫名的历险。

目 录 CONTENTS
The depth of the trek

兰晓龙代序

1	引 子
1	Part 1 打井匠
8	Part 2 怪石
16	Part 3 井底求生
24	Part 4 嗜血黑影
31	Part 5 灯芯虫
38	Part 6 木鹊
45	Part 7 铜棺
52	Part 8 吸血蝠
59	Part 9 虎口脱险
66	Part 10 僵尸之谜
73	Part 11 鬼影
80	Part 12 参芋
88	Part 13 鬼勾魂
95	Part 14 棺材上的秘密

102	Part 15	墙洞
108	Part 16	蜕皮
115	Part 17	查无此人
122	Part 18	葫芦精
130	Part 19	古坛
137	Part 20	仙家
144	Part 21	噬魂兽
152	Part 22	犬玉
158	Part 23	迷魂阵
165	Part 24	丹炉里的怪物
171	Part 25	妖树
179	Part 26	船棺
186	Part 27	傀儡
192	Part 28	尸体还魂
198	Part 29	裹尸布
204	Part 30	六趾
211	Part 31	惊世之谜
217	Part 32	伏火流沙
223	Part 33	兽变
230	Part 34	猎兽
237	Part 35	地震
244	Part 36	惊鸿一瞥

第一章 打井匠

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知识青年，为了贯彻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策，我被知青办安排到山东省日照市的一个村子插队。当时的我年少轻狂，满怀斗志，以为自己可以在新的天地里大展拳脚，为国家复兴出一份力。

然而，当真正扎根了农村我才知道，农民这口饭不是谁都能吃得的了，任你力气再大，膘子再厚，干一个月的农活一准儿会把你累得像扒了一层皮似的。好在不久之后，我就被村支书安排去打井队做帮手。本以为打井队的活会轻快些，没想到也是天天累得全身酸痛。

我落户的那个村子叫蒿岭村，周围水源充足，打井并不费事，因此我们打井队只有四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叫林海燕的女知青，一个打了半辈子井的老井匠和当地的一个叫牛二捶的小伙子。

老井匠全名叫马福贵，我们都叫他福贵叔。福贵叔家世代都是打井匠，对打井有独到的讲究，从选井定位到起井开掘都严谨得很。如果说打井是门学问，那福贵叔绝对称得上是位老学究。听福贵叔说，先前打井之时，一定要请阴阳先生拿着罗盘选准吉位，然后还要等到良辰吉时才能动土，否则打井就会不顺。

打井队唯一的女性林海燕是个性格开朗、甜美大方的女孩，父母曾经都是大学教师，她说起话来明显带着知识分子的味道，虽然不至于之乎者也的，但也经常好为人师。林海燕做事不喜欢输给别人，因此打井的时候，总是抢着干活，不怕苦不怕累，这一点一直让我非常佩服。

至于牛二捶则更是一个有趣的人，自从被安排到打井队之后，我索性卷了铺盖搬到了牛二捶家里与他同住。一来他爹娘现在都跟着他大哥大嫂，他自己独住一院，冷清得很。二来我俩都年轻，说话也投缘，他既没有农村小子的愣劲儿，我也没有城市小伙的傲气，两人一见面就像发小似的热络起来。晚上我俩时常会聊到半夜，说至兴奋处，甚至连白天的疲乏都忘了。那时候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对自己、对未来、对人生充满了斗志，浑身洋溢着“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气概。

那年头都缺吃的，半夜饿醒的事是常态，二捶这时候就会拉我去抓麻雀回来烤着吃。不要以为晚上抓麻雀是天方夜谭，其实晚上去抓麻雀才是最适当的时机。牛二捶的方法通常是先是找一棵繁茂的杨树，然后脱了鞋顺着树干爬上去。麻雀这东西，别看白天古灵精怪的，一到晚上不仅眼神不好，胆子也变小了，就算听到什么动静，也不敢随便轻举妄动，非等到被人攥到手里了，才扑棱着翅膀想飞，但这时哪还来得及，一下就被塞进了黑布袋中。牛二捶用这法子抓到过不少麻雀，但他也有原则，一旦抓到幼雀，就会毫不犹豫地放走，他说这是历代的规矩，不吃幼雀，吃了会遭报应。

就这样我们四人组成了蒿岭村的打井队，平日里我们东奔西走，哪里缺水就去哪里打井，有时还会被调到别的村子去。那时生产力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只能靠人工打井，而打井是个技术活，不是随便一挖就能挖出水来，这得需要井匠先定位，然后再进行“起井”。以前井匠在农村算得上是体面的手艺人，一辈辈的人全指着打井吃饭，因此其中的诀窍从不轻易外传。这使得井匠成了个稀罕人物，七里八乡的往往只有一两户井匠。

“井匠世家”出身的福贵叔自然是我们打井队的中坚力量，除了下井挖土，打井的其他工序全指着他。现在大家都吃大锅饭，谁也饿不着，福贵叔也不担心有人会抢了他的饭碗，因此一空闲了，就会跟我们絮叨打井的窍门，例如选井位，讲究看地表上花草的种类，如果地表上长的是冬青、落地生根。观音莲等不喜水的植物，那么下面就很难打到水，即便是能打到水，井筒子也势必要往深里挖了。而如果地表长的是蒿草、竹子、铜钱草这些喜水的植物，那就绝对不愁打不上水来。

对于福贵叔的这些选井诀窍，我们闲来无事也就听听，不过我们还是最喜欢听他说起他祖辈历来的一些离奇的打井经历，像是他的爷爷曾经在打井的时候挖到过一只能让井水冒泡的翡翠蛙。他的老爹马老汉则挖到过一座两米多高的龙王爷石像。福贵叔也挖到过稀奇古怪的东西，不过他的运气并不怎么好，挖到的是一坛腌了不知上百年还是上千年的咸鸭蛋。

对于福贵叔说的这些事儿，我和牛二捶听着也就图个热闹，并不当真。如果打井真能常常挖到宝贝，我们干脆改行做考古得了，努努劲儿从地里多挖出些金银珠宝、翡翠玉石，让广大人民群众人手一堆，那我们眨眼就步入小康社会了。

然而，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年立春刚过，正是小麦拔节，柳树抽芽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村支书的指派，去附近的余家寨帮他们打一口井。这一次，我们真就挖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

一听去余家寨，我和二捶就开始叫苦不迭。这余家寨处在附近天台山的山腰上，是远近闻名的缺水村。几百年来，村子里为了能打一眼有水的井，费的粮食钱财不计其数，可就愣是没打出一滴水来。村子里的人吃水得走十几里的山路下山挑水，其艰苦程度自不必说。现在单单就让我们四人去攻克这个难关，实在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啊。

见我和二捶对于这次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福贵叔黑脸一板，正儿八经地说道：“你们两个娃娃，年纪轻轻，身强体壮的，这点活就被吓

怕了，还敢说是建设国家的排头兵，丢人哩！”

“就是呀，你们平日里不是老念叨着，‘我是祖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成烂泥扶不上墙了？”林海燕也开始激我和二捶，好让我们打起精神来。

“我们是祖国的一块砖，可不是破砖头，不能有事没事就乱搬，在山上打井可不是我们这几块砖能干的，那得需要钻井机。”二捶义正词严地说完，然后转脸对我说道，“你说是吧，夏远同志？”

我微微一笑，拍了拍二捶，说道：“牛二捶同志，铁人王进喜同志说过，‘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就打井来说，我们虽然没有钻井机，但我们还有劳动阶级的铜手铁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同心协力，打穿地球，挖出水来！”

听我说完，二捶一愣。他本以为我会声援他的，没想到我竟然见风转舵，投到了林海燕那边，当下向我扑来，说道，“好，你小子，原来是骑墙派，我要代表广大群众铲除你这棵墙头草。”

二捶那身板，彪得很，真要被他扑在身上，我哪还有挣扎的余地。当下起身逃窜，一边回口说：“牛二捶，请注意素质，我要控告你殴打知识青年！”

见我和二捶追跑出去，福贵叔和林海燕相视一笑，同时叹道：“唉，这俩赖驴……”

虽然嘴上说不想去，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带齐了家伙，赶到了天台山山腰的余家寨。寨子里生产队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领着我们看了他们以前挖的一些废井窟窿，絮叨了吃水的难处，希望我们能给他们打出一眼有水的井来。我们自是满口答应，只有福贵叔一脸严肃，在村子里溜达了半晌，寻找合适的井位。根据老法子，福贵叔在村子北面的一处空地上发现了许多铜钱草，他认为此处定有水源，于是我们将干活的家伙全都背了过去，准备开工。

首先要完成的工序是“起井”。福贵叔用石灰粉在选定的井位上画一个十字，一横一竖大概有四尺左右，然后再以此为据画出一个圆

圈，接下来就要按这个圆挖出半人多深的坑，不能大，不能小，筒子要直，井口要圆。直中见功夫，圆中见手艺。以前二尺的小井，福贵叔一人就能完成起井，对于这种村里的大井，则需要我们几个合伙开干。

就当日头将落之时，起井的工序终于完成。眼看天色不早，福贵叔终于发话说今天到此为止，准备烧火做饭。在外打井的日子是格外艰苦的，离得村子远了，我们就得支了帐篷，在外过夜。不过即便条件艰苦，我们也觉得这野外的生活别有滋味。

跟往常一样，我们先挖个坑，将一堆山药蛋子放进坑里，然后在上面生起篝火烧水，等烧过两壶水，地下的山药蛋子也差不多闷熟了。热气腾腾的山药蛋子从土里挖出来，扒掉烧糊的皮，吃起来分外香甜。当我们正准备将山药蛋子往嘴里塞的时候，旁边的山坡上忽然传来“哎呕……哎呕……”的声音。二捶一听，立刻兴奋地说道：“是山鸡！今晚有野味了！”

二捶从帐篷中翻出弹弓就朝山坡奔了去。这种事情一向是少不了我的，我放下山药蛋子，快步赶去。我刚跑到二捶身边，却听二捶突然大喝一声：“嘿呦！”我被吓了一跳，以为二捶中风了，没想到二捶喊完，突然有一只山鸡从对面的梯田中飞了起来。我瞬间明白，原来他是在吓唬山鸡，好让它飞起来。山鸡不明所以，只顾飞逃，这正中二捶的阴谋，只见他拉起弹弓，猛然发射。二捶打弹弓的技术是打小练出来的，无论是打树上的老鸹，还是谷场的麻雀，都是弹无虚发。眼下虽然是在夜里，但尚有几许月光，并不影响二捶的准头，只见他这一弹弓正中山鸡头部，山鸡哀号一声，就落在梯田上胡乱扑腾起来。我和二捶急忙跑过去，发现眼前的这只山鸡还真不小，估计得有两三斤。我们大喜，心想今晚可以打打牙祭了。

见我们胜利归来，福贵叔和林海燕也十分高兴，毕竟那个年代物资紧缺，平常连肉都吃不到，更别说是这山鸡了。当晚，我们兴高采烈的将这只山鸡褪了毛，然后放在锅中煮熟，连肉带汤美滋滋地吃了一顿。

吃饱喝足，福贵叔就让大家睡了，三个男人轮流守夜，每人两个小时，天一亮就重新开工。第一班是我，然后是二捶，最后是福贵叔。起初林海燕不同意，非要一起守夜，但福贵叔说女娃身子金贵，晚上受寒容易落毛病，守夜这事就算了。不等林海燕反驳，福贵叔就又板起脸命令道，总共就几个小时，不能浪费广大群众的时间，睡去。林海燕没法，只能依言睡下。

山间的夜晚格外清寒，一片月牙吊在当空，显得十分清冷。我披着军大衣瑟缩在篝火旁，望着黑魑魑的山影，希望有一只山鸡再次出现，那明天就又有鸡吃了。山鸡没有出现，但我却看见一道白影慢慢地从山路上走了过来，我心下纳闷，这是个什么东西？当即定睛看去，发现是一个老态龙钟、满头白发的老妇人向这边走了过来。我心中更是疑惑，大半夜的，这老太太怎么跑到这山上来了。

眨眼的工夫，这老妇人就走到了篝火旁，不等我开口询问，这老妇人竟先堆起笑容，用一种苍凉的声音说道：“小伙子，我老人家上山采药迷了路，这会儿饿得心慌，能给我口干粮吃吗？”

原来这老妇人是上山采药的。真是的，年纪一大把了还要自己到山上来采药，不知是谁家的儿女这么不孝，让老人家受这份儿罪。看着老妇人满面的皱纹，我不禁心生怜悯，爽快地说道：“行，大妈，您先烤会火，我去给您拿几个山药蛋子。”

“好，谢谢你了，小伙子，你真是个好人。”老妇人又一次推起笑容。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老妇人的笑，我心里就一紧，总觉得她笑起来十分怪异。当时我也没有多想，起身就去帐篷里拿了些山药蛋子出来。然而当我拿着山药蛋子回到篝火旁的时候，却发现老妇人不见了。我正诧异，一转头却见老妇人竟然正蹲在井坑边“咯吱咯吱”吃着我们刚才丢掉的鸡骨头。我心想这老妇人真是饿疯了，怎么连丢了的鸡骨头都捡来吃，急忙走过去说：“大妈，这鸡骨头不能吃了，多脏啊……”

话还没说完，我就惊恐地愣在了原地，只觉得神经绷得咯吱响，像是要爆掉似的。因为我看见，老妇人的身后竟然有一根白绒绒的东西！像是一根尾巴！我手脚冰冷地僵在那里，心中暗道，坏了，难道我撞见脏东西了？却听老妇人阴森森地说道：“这鸡骨头香得很啊，我老人家最爱吃鸡骨头了！”然后她缓缓地转过头来。

她不转头还好，一转过头来，顿时肝胆俱裂，脊梁骨上冷汗刷的一下就冒了出来，原来那老妇人脸上此刻竟长出了尖尖的下巴和长长的耳朵，眼中还带着一种狐媚的笑意！赫然是一只狐狸！

我无暇多想，转身就想跑，然而不知为什么，无论我怎么用力，脚上却像是被黏住了似的，怎么也动不了了。而那只老狐狸却一脸阴笑地向我走来，继续说道：“小伙子，我吃骨头吃得口渴，你这么好心，一定愿意让我老人家尝尝你的血吧！”说完就露出尖牙，猛然张口向我脖子咬来。我只觉脖子一痛，鲜血哗啦就流了出来，我惊骇万端，拼命大叫：“救命！救命！”

我刚喊出这句话，身体就突然一颤，猛然睁开了眼睛，只见篝火微微，将要熄灭。原来，我刚才是在做梦。

我冷汗淋漓，心突突跳个不停，梦中的景象和感觉如此真切，仿佛真的发生过一般。我不由得转头看向那个井坑。还好，井坑周围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异象。可是我心里仍旧不安，直犯嘀咕，怎么做了这么诡异的一个梦，一想就觉得浑身冷飕飕的。我看了一眼手表，发现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我起身钻进帐篷，叫醒二捶，让他去守夜。二捶迷迷糊糊地起来，走出帐篷，我看他在篝火中加了几根木柴，便闭上了眼睛。不知怎的，只要我一闭上眼，那只老狐狸的样子便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去。这梦有点儿邪乎，我隐隐觉得我们这次可能会遇到非同寻常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我只觉得周围晃动不止，一睁眼才发现是林海燕在不停地摇晃我，她神色紧张地说道：“夏远，快醒醒，出事儿了！”我一听，惊得从铺上坐起来，心中暗道，果然跟我预感的一样，真出事了！

第二章 怪石

的确是出事了，不是什么大事，但却十分古怪。我们所挖的井坑里居然出现了一具尸体，一具狐狸的尸体！

当我看到井里这只狐狸的时候，身体猛然一颤，它竟跟我梦中的那只狐狸一模一样，都有一条白绒绒的大尾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我昨晚不是在做梦？这只狐狸又为何会死在这井中？

我用锄头拨弄了几下狐狸的尸体，见它全身上下并无伤口，但脸上的眼睛、鼻子却挤到了一起，像是死前受过巨大的折磨。我惊骇万分，但又不愿将昨晚那个怪梦讲给众人听，因为我怕他们也会变得不安起来。

二捶对这只狐狸的死不以为意，用锄头将狐狸从井坑中勾出来，一边欣赏一边说道：“这狐子的皮毛真好，一身的雪白，没有一点杂毛。”

林海燕见了这通体雪白的狐狸，仿佛也来了兴致，灿然说道：“是呀，要是用这狐皮做成围巾得多漂亮啊。”

我还在想着昨晚的那个梦，没有说话。这时福贵叔却一脸心事地蹲在旁边吧嗒吧嗒抽着烟锅，他缓缓吐出一口烟，说道：“要我说啊，这白狐狸死在这井坑里不是好兆头，以前的老人们常说，‘三百年的红狐狸，一千年的白狐狸’。这狐狸的毛全成了白的，道行怕是不浅，我看我们还是把它好生埋了省心。”

“那怎么行，你看这皮子的成色，要是拿到供销社去，准能换四五斤鸡蛋糕。”二捶坚定地说道。

“你这娃娃就知道吃，咋恁地没出息，你知道不，这狐狸死在这井里，就说明这井中有煞气，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听到福贵叔的话，我开始仔细观察起那井坑。二捶却继续不依不饶地说道：“哎，我说福贵叔，什么煞气不煞气的，少拿这些迷信思想说事儿，现在的政策正号召大伙打倒牛鬼蛇神呢，您老说话可得注意点。”

“这……，唉……”福贵叔似乎有话说，却一拍大腿，又把话收了回去。

“没话可说了吧，福贵叔，这都什么时代了，您还信那些旧思想……”

二捶还继续絮絮叨叨地说着，这时我却突然看到在井坑下面有一处古怪的地方，原来那只狐狸的身下有一个被它用爪子刨过的小坑，坑中有一块硬币大小的浅蓝色的石头。石头是半透明的，十分漂亮！我心中疑云又起，从那个爪印斑驳的坑来看，那只白狐狸在死之前就是在刨这东西，但又为何会在刨到之后突然死去了呢？

一时间我也想不透其中的玄机，便指着井坑对众人说道：“你们快看，那是个什么东西？”

“夏远同志，少大惊小怪的，井里还能有什么东西。”二捶一边说一边将脖子伸了过来，但一看到那块石头，就立刻兴奋地说道，“妈呀，这不会是人家的蓝宝石吧？”

听二捶如此说，我们全部围到了井口边。我暗暗觉得蹊跷，要是井

坑里的东西真是蓝宝石，那狐狸可不是人，要这块石头做什么。想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以前听到过的一种说法，说人死之后，入土为安，全身的灵气会升腾到土壤当中，汇聚成为内丹。那些活得年岁多的狐狸、黄鼠狼等动物能嗅到内丹的方位，它们一旦挖到内丹吃下去，就可幻化成精。莫非，那只白狐真的是在寻找内丹？

我正在愣神之际，二捶突然跳了下去，嘴里说道：“让我看看它到底是啥东西。”说着弯腰就去捡那块石头。这井中的空间本就不大，二捶这一弯下身去，一下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只听他突然说了声：“怪事”，然后就看他用手在下面挖起土来。我们都觉得很怪异，正准备喊二捶上来，没想到他手里的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急，竟停不下来了，像是中邪一样，我当下大叫：“糟了，快拉他上来！”

林海燕和福贵叔听我一喊，也觉得事情不对头，立刻伸手去拉二捶。二捶却突然转过了身来！只见他眼珠上翻，身体不停地抽搐着，嘴里还吐着白沫！我们都吓得一惊。二捶身体摇摇晃晃眼看就要倒在里面，我立刻趴在井边上，将上半身探进井中，一下抓住了二捶的胳膊。我正要发力拉他上来的时候，忽然觉得耳朵里轰鸣一声，然后脑袋一片昏眩，一头就向井中栽去，幸亏福贵叔和林海燕一下压住了我的双腿，这才没栽下去。因为事态紧急，福贵叔和林海燕手下失了轻重，直压得我骨头嘎嘣一响，痛得我直冒冷汗，不过也正是这一痛，让我清醒了许多，重新抓紧了二捶。我大喝一声：“快拽我上去！”

林海燕和福贵叔听我一喊，立刻拼了命地往外拽我，而我手中也紧紧抓着还在抽搐不止的二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和二捶终于被拖出了井坑。此刻我和林海燕早已累得气喘不止，而福贵叔更是累得直咳嗽。福贵叔稍喘了口气，跪坐在二捶边上，用大拇指掐住了他的人中。正浑身哆嗦的二捶慢慢停止了哆嗦，然后猛地吸了一口长气，晕了过去。

林海燕惊魂未定，眼神中闪烁着恐惧，小心翼翼地问道：“福贵叔，二捶没事吧？他不会……”